白榆集

白榆集卷之十六

東海屠隆緯真著

策

問人道尚正兵道尚詭天下之事其變無窮持衡懸鑑廉得而一顧與多士商之謂兵在地險則天府百二無敗也秦胡以短漢胡以綿謂兵在糧餉則積貯飛輓無敗也蕭何胡以昌李密胡以亡澤蛇魚書同一譎恠也一以之帝一以之虜成敗是何風馬也陰符六甲同一神異也一以興周一以覆宋禍福是何

霄壤也仁義一也湯武用之則王宋襄用之則敗仁義同而收效千里者何居兵法一也趙奢用之則勝趙括用之則敗兵法同而見功遼絕者何故減竈增竈張疑不同而同歸于克敵制勝擊刁斗不擊刁斗紀律不同而同歸於宣威立功漢高帝以巴蜀一隅東摧彊楚而以天下之衆困於白登唐文皇以晉陽一旅南捲亾隋而以四海之師從於遼左豈豪傑衝風之衰乎項羽氣壓諸侯所當立靡及其敝也側于田父淮陰智包六合所向無前及其敗也死于婦人

豈英雄彊弩之末乎謂兵貴多也則符堅六十萬之衆誠投鞭足以斷流也何以卒阨於淝水而曹孟德則又以許昌全師走玄德於新野謂兵貴寡也則李陵五千之騎誠空拳以冒白刃也何以卒沒于匈奴而班定遠則又以三十六人立奇功于西域兵事尚機密故有以銜枚宵度克蔡州之師而又或以火牛鼓譟而破燕軍兵事尚鎮靜故有堅卧不起定軍中之亂而又或以閉門修齋而僨西事拔劍斫案事以斷成也而孟明之遣衆而行亦斷也胡爲而卒有殽

師之辱力主和議事以怯敗也而越人之力請行成亦怯也胡爲而卒收霸越之功殷浩才名不减謝安而成敗之迹頓殊仲達智略不下武侯而雌雄之形甚判若此者果何説與夔出無常推難預設故天下之大務非膠固拘曲之士所了也爾多士夙抱磊磈行且出而經略天下其問得無若唐之李衛公郭汾陽其人者在乎請試著于篇以觀爾多士之器具

對天下之事若布弈天下之機若轉丸古今之變若層浪而捲波英雄之智若朝日而夕月布弈者二術

其一局再布則再局局積而至於千布無有同時轉九者一轉無端再轉亦無端積而至於萬轉無有窮時後者之浪疊前者之浪至於排山倒海而靡算也一日之日經千日之日至於亘古歷今而常新也故聖賢之為人品也若龍而其以權赴機也若兕大英雄豪傑之處心積慮也邀於天日而其以智籠萬變也巧于狙公聖賢豪傑之人品以方而其機智以圓天下之常事以正應之而天下之變事以權應之以方故不詭於道以圓故濟事以正應之則有定法以權

應之則無有定法狡獪滑稽難以爲人拘攣曲局雖與立功是機也聖賢豪傑借之以行其公忠而好雄胥人亦盜之以濟其淫慝不可不辨也請因明問而以生平鄙見爲執事仰陳之執事試財擇焉天下形勝秦得百二漢以能與秦以虎視而運祚修短不齊者漢制百二之勝以鎮撫夷夏而秦扼百二之險以炰烋黔首漢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短也蕭何料關中戶口以轉漕給餉李密據洛口倉以雄視東都而事業興敗迥別者何謂足兵食而志平禍亂密昏寄

富饒而罔恤士民何以寬大昌容以驕矜亡也漢祖託詭於澤蛇陳涉匿詐於魚書同一譎怪帝張之而為輿王之圖涉張之而為盜賊之行成敗烏得不風馬也呂望發跡于陰符郭京喪師于六甲同一神異呂躬聖德而智超神人郭挾無賴而計出市井禍福惡得不霄壤也湯武之仁義以靖難救民而宋襄之仁義以姑息養亂譬之參苓蒿陽用之扶衰年則効用之救急症則否趙奢之讀兵法妙用在心而趙括之讀兵法執不知變譬之奕譜方書用之知變則効

而用之不知變則否孫臏減竈兵彊則示之以弱以誘敵而致勝虞詡增竈兵弱則示之以彊以威敵而全軍勢不同也程不識常才以紀律行師故每擊刀斗自衛而師賴以完李廣異材出奇于紀律之外故不擊刀斗自衛而兵無不克材不同也漢高帝唐文皇其始也以兢業之心御方張之衆而勘亂舉事故巴蜀晉陽之旅卒以亾秦而破隋其終也以驕盈之氣役久罷之師而黷武不休故白登遼左之行卒以挫威而辱國勇如項羽所當立靡及其敝也制于田

父拔山氣盡蓋世心灰勇不足恃也智如淮陰所向無前及其敗也死于婦人始以智興終以智害謀不足恃也苻堅以六十萬衆挫于淝水而孟德以許昌全師大破玄德魏公之衆堅而秦王之衆不堅也班超以三十六人立功西域而李陵以五千步卒陷沒何哉班超之算勝而李陵之算不勝也李愬銜枚宵度以密謀用全力故一舉而蔡州平田單鼓譟火牛以盛氣振弱勢故一舉而齊地復瑟何可以膠柱調平周亞夫之堅臥不起以鎮靜而定倉卒之變王欽

若之閑門修齋以恇怯而長敵人之威劒何可以刻舟求乎孫權拔劒斫案知其可勝而奮焉以進赤壁一炬遂保江東孟明遣衆獨行不知其不可勝而冒焉以逞于殽一師身敗子虜當斷不斷不當斷而斷同歸於亂也宋人力主和議一弱不振而臣主溺于晏安南渡之輿終以航海越人力請行成用弱爲彊而君臣奮于薪膽會稽之卒終以沼吳宋以弱亡越以弱彊用弱何常也殷深源以浮氣虛名而當姚襄雄武之傑故功名挫損廢死信安謝安石以高才雅

虜亦當苻堅驕罷之夫故大捷淝陽勲垂竹帛武侯
機權神鑑才與誠合故雖提益都疲卒而乃能彊壓
中州仲達狐鼠爲心姦雄小智故雖號用兵如神而
不免貽羞巾幗人品不同事業亦異卽才名相逼器
具相埒而如龍如豬爲虎爲鼠胡可同日語哉大都
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小仁者大仁
之賊殺人以安人則聖人爲之故黃帝不廢鉅鹿之
師文王不廢于崇之役然而不約于仁義則賊不講
于孫吳則亂不按成法則寘不達時變則困民命不

可以試也王昭遠指揮三軍自方諸葛而不免摧喪之羞薛大拙自負材氣非薄卧龍而身死亂軍之手自非老成端亮深計遠識之士疇能戡亂定難拓土開疆著旂常而盟帶礪哉我　高皇帝再造華夷廓清區甸　列聖承之文經武緯風雨嶽瀆大闡厥靈瓌人傑士若唐李衞公郭汾陽其人者世固不乏而愚非其人也甕盎之見惟執事進而教之幸甚

表

賀皇子誕生

奏為慶賀事臣近接邸報恭遇萬曆十年八月十一

日未時　皇第一子誕生臣躬逢大慶不勝欣躍竊

惟華渚流虹大地發祥于帝曆璿光貫月高天呈彩

于皇圖麟趾振振德徵仁厚螽斯蟄蟄慶洽陽和雲

仍繼美衍國家有道之長千億宏開實宗社無疆之

福恭惟　皇上沉幾炳朗妙性通玄孝奉　慈闈穆

矣　兩宮雍肅仁沾黎首熙然四海清和蓋惟協氣

交暢于寰區是以皇天首錫乎元嗣嘉祥式啓會嶽

瀆風雨之靈英哲挺生協日月星辰之運龍種鳳雛

俊偉豈同凡品金枝玉葉扶踈夙植靈根傳宣宮府
百辟咸歡詔諭華夷萬方胥快玉牒崇基書宗祏之
世篤銀潢衍派占國脉之靈長臣職忝封疆欣逢盛
美目極雲中望 龍顏之咫尺心懸日下亟虎拜以
趨蹌伏願天眷彌隆聖謨益慎並教以淑沖人出入
起居之有度正學以端蒙養擬丞保傅之無遺神聖
繩繩國本繫苞桑之固元良翼翼宗祧奠磐石之安
臣無任歡欣鼓舞之至謹具本差官某齎捧謹奏稱
賀以聞

賀皇上

奏爲慶賀事恭遇 皇上册 兩宫徽號禮成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 聖心報本積誠素格皇穹大孝光前倫制莫先禁闥親恩罔極非備禮何以答其劬勞毋道至隆非大號何以揚其休美恭惟 皇帝陛下玄資天授神明早著于沖年上智夙成仁孝益聞于鼎盛問寢 兩宫曉日毋馳鳳輦宵衣五位卿雲長護龍樓 慈闈栒育燕貽式榖于元良 聖孝顯揚鴻號永光乎史册加仁聖以懿安之

稱仰闈母儀之肅穆加慈聖以宣文之號用章閫範之休明玉札金函遠勝丹臺之冊星輝霞彩居然紫府之書史館裁成綵筆光生殿陛　至尊親上絳桃喜動慈顏臣幸生全盛之昌時快覩尊親之盛典為臣將毋錫類恩深移孝作忠服勤敢懈伏願　皇上德業日新仁孝益篤重熙累洽保大業于億千文武聖神篤美號於三五臣無任瞻天仰聖忻忭舞蹈之至為此具本遣官某齎捧謹奏稱賀以聞

賀仁聖皇太后徽號

表為慶賀事恭遇 皇上冊尊 仁聖懿安皇太后
禮成臣誠歡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唐風富厚
平陽錫福于慶都周道休隆鎬洛發祥于文母 聖
慈育後禎符開萬曆以齊天大 孝光前美號獻千秋
而配帝神人胥快朝野交懽恭惟 聖母仁聖懿安
皇太后陛下閫範肅雍躬明德節儉之化慈恩浹洽
邁宣仁堯舜之稱佐 穆廟以諧神人三靈時若啓
今上以清夷夏四海晏然蓋惟功德靈承于宗廟是
以揄揚永光于冊書龍章煥奕琅函上聮星虹鴻號

魏哉金簡高懸日月華陽真誥何必羨朱陵南嶽之尊閬闈雲謹直似降金母西池之札用極恩酬仰見皇情之悅豫無窮祚衍更欣壽域之宏開臣無任瞻仰踴躍之至爲此具本專差官某齎捧謹奏稱賀以聞

賀慈聖皇太后徽號

奏爲慶賀事恭遇　皇上冊尊　慈聖宣文皇太后禮成臣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燕闕毓德安貞協九廟之靈宸極酬恩大孝慰四海之望慶都

上帝眷佑仁明用啓唐堯太姒思媚姜任恭順以昌虎烈太陰星朗絳闕昭回 長信宮深紅雲拱護恭惟
聖母慈聖宣文皇太后陛下坤維奠位泰運開期篤
生上聖膺虹流電遶之祥羽翼 聖躬啓日照月臨
之德蓋盛美久孚于中外而顯號超軼于古今金函
炳煥移來洞府靈編玉札輝煌遠邁雲華仙誥恩深
鞠育萬邦聞母后之慈禮極尊崇四海頌吾皇之孝
王道無私仁風洽穆太平有象國運靈長臣無任瞻
仰欣躍之至爲此具本專差官某齎捧謹奏稱賀以

闕

議

貞靖先生私諡議

不佞嘗聞之火發外明者薪之盡也神智外馳者朴之散也外無雕傷其中則完故至人屏黜浮華獨存其照蓋不佞自童牙從司馬公見其泊然亡好脩然寡營也公爲人敦厚清直循道絑蚤方出而涉世器重如砥機發如楷負大人之望者數十年其所當靡弗辨其所觸靡弗了者逮其歸也而斂華歸根回光

洞燭世緣頓盡若枯蜩然余觀士大夫之退處無聊
最下者沒于錐刀聲利最高者逃于詩酒山林是皆
有所託以自娛樂而遣其胸懷內則不足而外假予
物以勝之廼公一無託也秩為列卿儉若寒士家本
世祿產不踰中人履綦之跡不涉於公府疾遽之聲
不加于臧獲口無厚味身無華衣簡緣省事廉足離
其丹扃者酒德頗不淺或一飲一二石或累月而斷杯
酌即少以天才自高跂扈於雕龍之業比其晚年亦
一切罷遣曰思慮傾則耗心力綺語多則走元陽老

夫幸不及予耄不復能與文士角技也十几一、楊總日默默而已是其中必有以自足而無假于外也異其心必有以自娛而無羨乎物也火不外揚精不內營智不外馳神乃凝斂公老而彌壯望之若仙蓋得之守元抱一則至人其幾也世人營營以萬物自勞久而情識疲耗四大無主至於臨終未有不憒憒者公病且逝智鑒朗然言動從容卒歸乎正且有懷鄉翩騎之異焉信乎公形雖終而神氣不散此其證也吾既殁吾鄉之士大夫懷思哲人不能已已則相率而

議私謚先生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寬樂令終曰靖先生實兼之乃私謚曰貞靖先生夫清白守節賢者所能宜未盡公之至性純德至寬樂令終則幾矣夫清白守節者與人為徒寬樂令終者與天為徒是先生之所實也我國家令甲大臣卒于家者率得請謚請祭葬於　朝公臨終戒其子暖勿為請子暖受公治命竟莫請也公之守道履貞而不慕世之浮榮殆其性然矣不慕公朝之榮典又胡羨鄉士大夫之私評而鄉士大夫迄不能已于此舉者則人心之公也

不佞受知心深誠語其生平令管鮑有媿色而公之于峻清真好道雅有父風與不佞方爲雲霞交相期世外知公之心贊公之德非不佞其誰而不佞固終不能以一語贊公也世人務其外至人務其內間有知公者貌耳

誄

程思玄太學誄 有序

萬曆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丁未新都程君太學思玄卒嗚呼哀哉君諱朗字季思玄其先自周伯符任

成王封國于程因以為氏在戰國有程嬰存趙歷
漢魏晉咸有聞人晉元譚由東阿渡江為新安太守
因家黃墩陳有靈洗為開府儀同三司有功于民卒
謚忠壯歲建廟黃墩春秋祠焉明興有仁叟者渡浙
江居率甫新安里今為由溪至思玄八世矣其詳具
余所為君考程處士傳中母邵氏錢唐人為
孝惠皇太后從女姪生思玄處士逐什一教思玄兄
弟業儒思玄幼而穎異
肅皇帝乙卯島夷犯境程氏避地發源旦日衣冠襆

眷顧天祈父毋壽及里閈毋罹兵燹後同諸兄弟讀
書昂山下帷嵌憤天藻蔻起會山寇犯里思玄從軍
中諸豪俠壯士習弓馬十發九中人咸異之有奇儁
之日
莊皇帝二年就業南雍先後大司成姜公廷善范公
伯禎少司成周公順之咸器君瑰琰才恒 士吳門文
壽承尤與君善汪司馬伯玉先生及許相公僉賞君
朗秀隆慶六年秋入會稽探禹穴宛委蒐玉書金簡
尋蘭亭求王謝遺蹟東訪陽明先生廬遂與同曹講

性命之學風格峻整不言躬行師汪見臨卒建議造
經紀其喪甚悉諸兄程子叙病瘵人畏不敢近君朝
夕眎疾其婦吳先子叙卒越三日子叙亦卒君臨哭
盡哀部署後事惟謹人以是稱君有德度長者屢應
應天試文甚美弗録爲當事者所搤擘嗟焉壬午復
赴南都試毋從其兄元方入句曲良常謁三茅君信
宿華陽洞天庶幾左元放神芝三種之遇云歸而依
司馬公白榆社因交太史沈君典李本寧司理龍君
善徐茂吳司諫丁元父王孫來相如與不佞所居芸

窓棐几茗盌薰爐所陳列三代彝鼎唐宋圖卷所交
與高人韵士名理蟬連風條如也歲丁亥復從元方
泛彭蠡入湘漢登黃鶴樓裴徊江夏弔禰處士陟君
山謁帝子髣髴聞湘靈鼓瑟與楚諸公唱和盈緗
帙將之下雉拜吳明卿之黃州謁耿中丞朝　玉虛
君綦上會迫于試事不果歸而遂得脾病至十八年
侵尋輾劇元方為十易林得繇曰稷為堯使西見王
母君曰余其當遂返于西方乎元方解之曰當求西
方聖人于是齋戒諷懺又遣醮祠白岳太和病久家

解元方所爲君禱醫者無不至竟不起得壽僅四十
有四嗚呼哀哉余晤君大面見君氣秀如玉風采朗
暎貌與材咸若衛洗馬而壽差過之矣好之器溷世
不能久有盖自昔然乎遂作誄曰
程之先世遯德宣朗立孤存趙節士曰嬰靈洗桓桓
爲世虎臣生鄉貴卿沒爲明神思玄丞慧風氣適上
元遜書驢蒼舒称象童矣內含菁華外塈質行謹醇
格度高亮姿美安仁神清叔寶蘭沼波澄松林日杲
名理奕奕如其嫥好孝友濃至卓立髫年避地省曠

朝旦顧天喪其聖師諸兄不祿瘵也弗避臨而雪哭
鴒原孔敎在三義篤抱秇抒蒸卒業成均瑾蓁玉筍
琳琅映人翃也惟賢駿賞其神有才若茲胡嗟不遇
騁轡上都驟首天路形闈玉堦羨也無度槩起槩蹶
人嗟數奇王璞誰剖蘭幽莫知步則彳亍秉乃愉怡
廼尋句曲信宿偃館東上會稽箕足委宛齋禮玄夷
恭探金簡洪波可乘蓬萊匪遠復浮湘漢擊汰揚舲
擥勝大別取酒洞庭聞遂龍君聽瑟湘靈南遊秣陵
山川佳麗雲霞蘢葱欝哉王氣大江乘桃鍾阜蜿蟠

石崇弟躋下幽弟慰六郎　　驪擁尋端居匡坐

虛室生白超然高潔翛然簡寂圖書在度𣪺几陳席

軒臨茂樹戶蔭修篁都梁解穢顧渚消煩嘉賓來集

風恬日晴飲必名醸吐必清言天忌矣好嬰茲疢疾

溽谿大奇西見王母伯氏友于哀慟奔走胡竟不救

遄即夜臺白日昏只悲風颯來玉樹蒿艾神龍土灰

蠹死魚枯鄰架塵埃名理巳矣大雅永摧嗚呼哀哉

行狀

先府君行狀

嗟乎先府君無祿即世十有五年於茲尚未得劖片石卜尋丈之地而大歸也不肖孤蓋貧奴罪十有五年毋仰視天日遊人間世但為嘔心當為布衣以貧故歲就食四方甚困無能舉襄事後幸叨第授一官官復補外在外無請告者以故先不久在淺土迨此大痛至于今尚困一官歸葬未有期念之腸寸寸裂矣第及此時願得世之大人先生一言章布衣之行慰彼下泉儻一日得歸卜葬地劖石從事不肖孤死且不朽於是孤自為府君狀府君姓屠氏諱某字朝

文號丹谿其先大梁人宋南渡遷鄞家焉始祖秀數傳至祖子良世居鄞之江北地方數里太江四面環而抱之海門之秀奔蕩雄結代生偉人太宰襄惠公濃貴貴其三代其他支咸顯號鉅姓大家惟府君自其祖子良父璞以及府君三代布衣府君自少廓落無他腸頗好弄自肆娛弓矢彈丸為童子之遊稍長讀書知大義輒棄去家故有中人產與海客乘巨艦絶島而漁大風破舟浮一木得升島上苦饑嚙絮衣而食之七日不死獼猴擲果飼府君夜則去能守之

後遇海舟過呼而得漾泊以歸而漁不休風濤數破舟
喪其貲殆盡伯父以符逋逋官錢累千百日夜齕府君
曰爾余手足也余逋𬨨多爾有產其鬻之以償不然
者爾安得高枕臥府君竟鬻其第以償而貧益甚結
草屋數間江沚夜爲颶風所折府君笑曰吾以兄故
鬻産至託叢茗而居而天又折之豈欲余坐風露之
下也復葺敗茅棲焉手種黃花米以爲食入問廚中
無炊米出門而眺大江家人牽其裾曰廚中無飯視
大江何爲人恒貧必思求食不得已即少卑窪而可

奈公之束手何府君曰黔婁如食嗟來不至餓死耶襄惠簡肅諸公先後貴于朝宗人多藉以自潤而府君貧如故嘗操舟江上有二賈待巨櫝求共載者舟未發之皆珊瑚木難文犀玳瑁重寶以出海奸闌得之賈客跽請曰願以半餉公貸兩人效府君曰汝以身嘗鯨鯢之波而探驪龍珠匹夫罪孰大焉吾不私汝寶亦不罪汝罪也謝遣之其人泣拜去諸子或告曰某魚鹽可偵得之府君曰爾所非津吏安得偵又與人分一金不平貸成府君府君斥之曰汝無賴欲掠

人金邪直之居常有饑色而聲如洪鐘每歸自他所
不至一里嘯聲輒先聞家人恒以聲候其歸晚年舉
不肖孤十歲令就外傅貧不能具饘粥而遇不肖孤
過慈不肖孤或從講舍歸不舉火府君撫以溫言即
忘其窮復平生無城府雅不喜耳語嘗視孤館中大
言覺明未有晨炊令兒讀書良苦不肖孤頗羞之府
君曰此士之常何羞也家人或有小秘事不敢聞於
府君府君不善爲藏也里中豪釋憾于長君中之濫
御史逮長君不在逮府君溫繫下急所當多立死府

君自君曰吾食貧六十年不能煖諸何恐之能爲御史捕治原廒而問田奴乎夜臥鼻息如雷家人憂懼不知所出夜半呼之醒曰此何時而累訝明旦且見主者府君徐應曰明旦事在今夕須睡爾掉頭擁衾被鼾聲自若已長君來就逮乃釋府君晚年益返丁樸如大上人以灌園治圃自娛秋日則手藝菊數百本迭含前後時時引羣兒嬉所言不出園圃事絕口不挂世務雖白首號太公行然遭小子曾孫于路亦折節惟謹人笑之曰太公尊重過折節童子非禮府

君亦笑而不荅行既最尊日飲人以和子姪後進多醉就府君偶面數宗人一豪少年過少年怒捩臂欲無禮於府君府君微謝之乃懸而退有戚屬兄弟爭虐者愬於府君府君弗善也其人嘵嘵者久之府君為不聞第以手指其圃曰某花佳不其人遂超然意消去不肖孤少而端謹長習文秇浮華從少年爲通脫自快又身有傲骨府君不喜數召責讓曰小子浮薄膻蟲何爲吾老矣自以無用於世懸鶉茹藿終身然心不藏機械口不吐滑稽可無媿山澤之臞爾乃

攻文辭徼虛聲當世其勿以浮湛雖玄眞之心小事
念之不肖孤二十爲諸生走千里負笈姑蔑姑蔑人
不能厚遇困歸泊舟富春江上夢府君衣冠乘馬導
從而至告去不肖孤泣拜送之幢蓋冉冉西沒旣寤
大駭日夜行促歸未至十里令奴馳訊所親或以往
江北對不肖孤心動命易衣奴不可令奴馳往五里
訊而不肖孤竟私易衣奴還則府君下世七日矣府
君平生無疾未卒前一月舍中物爲盜所竊府君大
懊夜犯霜露徒徹行防盜卒以此得疾卒之日猶晨

起進飯飯罷危坐而逝明日一道士來言夜夢府君高冠大馬西行經長林風謖謖隂木葉嗟乎府君生大江上寥廓瀰滓之氣實鍾焉故居貧不悶翛然解脫至其去矜銷智杜德機自混近被衣王倪矣家人嘗笑府君朴直號爲無腸公府君輒蹶然曰直者死當爲神他日索我三神山嗚呼不肖而便儇以巧覬有府君之命在府君生于弘治十年卒於嘉靖四十五年得年七十子六人佃侯俶倪仍隆隆即不肖弘女二孫十五人女孫六人將以某年月日卜葬溯塘

右上謹爲狀如左敢告賢者邑長而銘焉

白榆集卷之十七

東海屠隆緯真著

神道碑銘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進階榮祿大夫贈
太子少保謚恭定笠江潘公神道碑

萬曆壬午十月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笠江潘公卒於家明年癸未巡撫都御史郭公思極以訃聞
上震悼賜諭祭者二遣官營葬贈太子少保仍命詞臣核公行實　賜謚恭定公三朝耆德生榮死哀朝

廷所以優禮褒嘉之者洵兩無負天下聞而豔之公
之子學憲君允哲方伯君允端將以十二月某日葬
公　賜塋陳涇之兆乃遣使持王廷尉元美所爲狀
而走數千里乞文於余豎之隧道以垂不朽夫公之
上伐鴻名永光竹素耆德懿行簡在　帝心良足不
朽顧安所事余言而余以异行余鄉之哲人敢載筆
從事按狀公諱恩字子仁別號笠江其先昆陵人元
季有添二公者避兵徙上海遂爲上海人添二公生
靜菴公首孫首孫生玉坡原公麟仕爲所大使麟生默

軒公慶以公貴贈都察院左都御史默軒公性朴誠好行隂德稱長者識者謂潘氏之祥之自實始于公公有二子其季爲願庵公奎以才仕爲項城尉課最當遷自免歸蕭然林泉有高人氣韻願庵公始娶于趙蚤卒繼娶錢乃生公後用公貴封爲按察僉事錢先逝贈宜人最後贈左都御史錢爲夫人而公復爲趙請得贈如錢云公生而端凝頴異垂髫若成人稍長授經應制科輒以才藻傾其儕輩而公顧讀書剖析三才揚確千古闚皇王之畧究當世之務居然大

人器局雅不欲羣墨卿即弄柔翰以自畢其生平也
巳嘉靖壬午公年二十七舉應天鄉試第九人明年
登進士甲科出知祁州先是州賦役頗不均公至爲
册籍均額糧清弊竇犂然稱平聽訟明允即庭中佶
佶囂囂匿以求逞公徐而聽之蓋人人靡弗信其口
巳徐而出一言剖之亦人人靡弗厭其心以治行高
等調禹州禹州有諸侯王悍不受約束旣聞公治祁
先聲心憚之稍稍歛戢而公顧以嚴自治而以寬平
治人其人乃大折服守藩臣禮又善節縮積貯屬歲

不登出所積賑黔首無饑者錄擢南京刑部員外郎
州民謳歌思公生而廟食以配鄭上卿公孫僑漢丞
相故潁川守黃霸語在州乘中居南都一歲以錢夫
人憂歸服滿補刑部員外郎時天下當鄉試執政者
議遣京朝郎出典其事公得河南所拔多知名二若
少傅郭公朴尚書劉公自強魏公尚純侍郎嚴公時
咸公所進至與公並貴而同聲遷廣西按察僉事提
督學政廣以西故客箐大藤峽其俗多推不文公至
則躬先教化增益秩文而尤拳拳以士務葬絕根爲

戎西人彬彬興起至今蘭臺石室九列百司諸賢時有之遂與上國埒靖江王驕禁其國尉卒子弟毋得充諸生有試者必以賄不則罪其父若兄公移文長史司古立賢無方王柰何錮人於聖世而又以賄假人失藩服奉公之義復爾先諭劾長史王聞之懼乃止而公嘗署按察篆有大猾得罪匿王宮中公捕之正法王滋銜之其後與御史監司競而上疏首詆公上爲遣給事法曹緹騎勘其事王坐奪祿國臣以下抵罪公亡所侵考最賜　誥進四川布政使司左參

議分守川東西北三道所至督有司省刑薄賦懸察究理枉蜀人至今德之遷山東按察副使整飭海道所部登萊歲饑俗獷民逃枹鼓之聲不絕於徼公多方設法安集流離禁戢跳梁海上閭左始訢訢有樂生之心會御史檄公監試事錄成進御時相繹憾于御史者摘錄中語以為謗訕　詔逮御史及公時傳上怒叵測公徐曰上明聖詎忍以口語殺人君威譬之雷霆寧妄下擊人即下擊人寧可逃乎尋得赦補廣東河源典史道轉贛州府推官丁願菴公憂服除

福州府亡何轉南京太僕寺丞再轉南京禮部祠祭郎中復爲江西按察司副使整飭贛州兵備兼分廵嶺北道往來絕徼救寧軍民掃平峒蠻公伐爲多遷浙江左參政分守杭嘉湖道方行部鹽官而島寇至圍之數十匝時無見兵城中大恐公親督吏民晝夜立矢石間晝戰禦之策賊知有備乃解圍去城賴以完進雲南按察使未赴擢江西右布政使居亡何遷浙江左布政使首革藏吏出納之弊郡邑來至獄者無所苦亦不得因緣取羨奇又數佐其直指使者

禁斥貪墨以惠綏元元入覲與太宰御史大夫甄撥賢否往往理直多虛懷從公事峻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下車問閭閻父老所疾苦與郡邑羣牧有司不職狀恩行如春威行如秋風裁隱逆徽恭王以左道蠱　上其子庶人載埨益行恣睢多掠良家子女充後宮侵奪民田所戕殺不辜無算事聞下公按治公與御史悉發其姦利不道事論廢徙　皇祖陵削其國秩盡奪占產還民其後伊庶人復橫公又輒撲其燎原翦其羽翼伊竟得罪境內晏然還刑

部右侍郎尋擢南京工部尚書通工平稅國課以充而民不見朘削又督修　皇祖陵及　孝陵有功荷上白金綵幣之錫召爲刑部尚書時都御史章公煥論事名觸上諱詔下法曹將坐以誹謗公謂此偶然人臣言事不慎洵有罪寧敢誹謗君父者巡撫雲南都御史游公居敬將征東川夷調發兵食頗擾民而與沐黔國有隙沐中之被逮將坐以擅興師激變公謂游特行事不當物情耳師奉　明旨非擅興夷情故狡叵測非激變二公雖竟遠戍得不死公之執法

明允不苛類若此改都察院左都御史益嶽嶽持大體秉憲貞度不嚴而肅所條上節蠹綱剔吏弊蘇民瘼前後二十餘事咸中窾綮　上皆嘉納之以二品滿三載上特遣中涓賜鈔綵羊酒手詔進階資政大夫封二代錄一子入太學會大風霾自陳不允偕太宰考察百僚一以公議當是時分宜尚在辟廨不能奪其操所黜陟幽明羣情帖服充廷試讀卷官屬方伯君成進士爲刑部郎以材調禮部部有言官摭其事論太宰及公公復自陳　上念公春秋高優詔許致

仕而特爲太宰明所以遷方伯君意謂亡所私公旣歸閩門謝事一以經史自娛著作日富詩自唐開元大曆以上遡漢魏六朝文自昌黎四子而直追先秦兩漢才必就裕氣必根理泛濫百氏而要歸諸大經公卽鴻鉅大人以勳烈顯而操觚之業若此雖號稱雕龍名家者猶下之且雅善玄素之道鍊精烝修玄牝日與羽客方士講五金八石蓋庶幾葛稚川陶都水之流又得彭祖術神明視履老而不衰卽無論卅舉事或可逍遥長年而大運告去以脾疾終嗚呼痛

哉距其生蓋弘治丙辰之三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八十有七公爲人豐下廣顙眉目朗秀望而知其爲有道貴人也生平魁磊伉直不善爲骫骳而儀度溫溫了無峻厲色譬之大海長風下擊洪濤隱隱當其不激平波萬里澒洞混茫淺者蓋莫得而窺其量焉而藏用韜光虛以游世以故歷中外涉夷險處大憝之縱衡當權宰之簸弄而從容閑暇卒能以功名福德自完難矣當其奔走勛勩經營天下數十年外罷筋骨內耗心神兄以爲用世之器及歸治菟裘撫雲壑

與抱朴尚玄之士日談性命而尊餘生卽出世之韻又何脩遠哉乃知曩日之營營而無損者以虛故也公至性孝友事順庵公及錢夫人備極情文生死無憾逮其歸老而諸弟溫州君惠刑部君忠光祿君恕相繼來歸年齒皆七十以上爲築四老堂于宅西大備幽人之致日相扶携婆娑芳園嘉樹間而學憲方伯及公少子都事允亮以休沐歸省侍公尊罍綵衣金紫光照林壑鐘鼓簫管聲與山溜松篁相應以畢人生之歡而極天倫之樂古者洛耆英乃聚一門瞻

千詎不盛哉公念有餘田首捐以供墓祭歲時合族而饗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有齊潤婺于宋范文正風自公之歸中丞臺御史臺無歲不薦公於朝上老之特詔進公榮祿大夫今上之六年復詔有司春幣饒存問時人榮之至是卒上所單恩崇典爲禮有加弗替至謚曰恭定貌公一何肖也即 聖天子之知公深矣公始娶于包早卒贈宜人加贈夫人繼娶氏封宜人加封夫人先公卒子男三長即允哲陝西提學副使娶王氏贈孺人加贈恭人繼項氏再封恭

王次卽允端四川右布政使娶顧氏封安人加封宜人次卽允亮南京後軍都督府都事先卒娶儲氏贈孺人繼王氏封孺人咸以學術世其家女一受南寧府通判瞿講聘而殤俱曹夫人出孫男八雲驥國子生娶孫氏雲樞官生娶楊氏雲龍國子生娶顧氏雲夔國子生娶莫氏雲鳳國子生娶趙氏雲獻國子生娶呂氏雲柯娶顧氏雲葹聘姚氏孫女六長適晉生陸彥楨次適國子生徐元曾次適國子生史大有次適國子生喬拱宸次受王士驌聘次未字曾孫男二

爾定聘王氏紹定尚幼曾孫女四長適國子生顧苑翃次受庠生吳玄聘而殤次受喬一琦聘次未字所著有易經輯義三卷詩經輯說七卷詩韻輯畧五卷芙芹錄二卷祁州志八卷笠江集若干卷行於時銘曰高陵片石削成刺天太山喬嶽回絕緜延蔽虧恭至杳無其端大澤之水空碧下映觸而激之瀰漾靡定漭瀁大壑洪廓深靚濤混六合平則如鏡湛有儲器固非常倫含光寒色不耀其神迫而復動霏然嶙峋及其收之雷滅飈舉舞中來林音協大品龍蛇其

德其用無涯出掉日月入闕雲霞卓爾瓌碩德音孔
嘉在易九三公之謂邪見而復潛疇測其淵勳業巍
了婚嫁亦畢五岳在胸三山在室默朝上帝夢遊崑
崙一朝長别形逝神存古也疇匹子房長源

明故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
神道碑

文簡公以宿學名德受知 穆廟迨今 上以仲年
嗣位遂采物望登三事維時寅亮之業爚晉茂明而

人知幾乞身歸始醇自爲一代完德鉅人實有推公
公姓呂名調陽字和卿號豫所其先嬖興國之大冶
人洪武初遠祖文勝從軍天長徙桂林遂家焉曾大
父鑑娶于劉生綱郎公大父綱班隸軍伍始折節讀
書補郡弟子益世生子璋自號古愚子即公父古愚
公束髮讀書才名籍甚僅用歲薦仕爲徐聞令有惠
政徐聞人至今尸祝之比居鄉與其配張太夫人雅
好行陰德鄉人慕義無窮而識者謂呂氏必兩公咸
以儁才夭閼不甚暢融上其後宜大占愚公生二子

長應陽為郡諸生卒次郎公公生有異徵蚤慧聖而
知其國器生十九年嘉靖甲午舉于鄉庚戌賜及第
第二人授翰林編修癸亥稍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
坊諭德隆慶改元遷南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
冬擢南京禮部侍郎戊辰改禮部侍 莊皇帝講帷
舉匕以躬成主德康乂生靈為己任諷議剴切咸發
于匡誠 穆廟每為動容采納踰年改吏部尋以吏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壬申今上初
即位拜禮部尚書維時 穆皇升遐 冲聖嗣服廟

堂多大典禮公以淹博鴻儒莅秩完重地所條上纂
銘梨然悉稱 上眷物望既久屬公而上亦雅知公
端亮遂以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踰年進太
子太保甲戌修 穆廟實錄成加少保直武英殿尚
書如故丙子一品秩滿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直建極殿時 上富于春秋聖資英朗孳孳嚮意
文學講求治理公日在左右造膝陳謨敷裨天下大
計 上之初年吏修其職民安其業清和咸理夷夏
晏然公有勞焉 上亦待公持優兩手書榮褒多尚

方珍遺厚資中官存夥絡繹于家蓋自昔輔臣所未
嘗蒙者江陵在首揆治尚操切號爲綜核其後漸紛
如束濕中外稱不便而公獨用寬和長厚濟之江陵
爲人陰刻鷙深擅行胸臆公知不可以口舌爭徒用
敗嗽損國體無毛髮益乃陽示共和不輕爲異同而
陰從其中調劑斟酌然又慎密不洩中外莫知其所
以調劑斟酌者即江陵亦不自覺第德公恂恂不懊
恢有所計畫莫逆而已以故終公在事不顯與江陵
開參商之釁而使天下陰蒙息肩之庥江陵歿雖

東濕乎而天下無事厥有繇哉其後江陵漸益恣睢
虓猛愎忿誣上行私公知終不可與共事度勢又甚
莫能奪起而數數徒身名不完習而安焉他日疇命
其咎者于是潛懷夫志而會公亦有足疾步微蹇乃
上疏乞骸骨　上方倚注公不許疏凡十上乃得請
詔賜乘傳資以白金文綺令御醫侍藥使者護行歸
道與國與鄉賢士大夫吳大參國倫輩追往道故相
與徜徉楚佳山川繫念桑梓裴徊一月乃去抵家而
神益王闔門養重有古大臣常疏風居一年至冬十

二月公晨起猶對客如常亭午病忽作越三日爲庚辰元日公自起櫛沐坐正寢翛然而逝訃聞 上爲震悼輟朝一日 詔禮官議卹典加渥將作起墳贈太保謚文簡廕一子中書舍人其始終眷遇如此公爲人內和外莊貌共心毅喜怒不形于色可否不形于口而深中了了析名理極幾微洞三才淹通澄湛平辨大事此不可動而樸茂簡重尤喜澹泊雖都卿輔被蟒玉而蕭然若布浮榮聲利眇不入其靈臺丹府江陵之際所處大難而公善調之卒之人我兩得

身名並完始除有其勞而終以脫屣物外自非知幾
有道鮮克臻此公先後立朝一同考官一副一主會
試甄采識拔得士爲多三任成均正身端範獎埴俊
髦蒸蒸興起有辟雍振鷺之風一奉命教習庶吉士
士成成令器爲主國楨濟登鼎鉉於穆哉懿德偉功
承垂竹素西南間氣實始于公公天性至孝方起家
史官迎古愚公暨太夫人就養京邸豕尚食公親執
匕箸張夫人進羹曲盡誠敬兩尊人夜寢偶中煤毒
公從夢中心動若有人掖之而寤起視則兩尊人方

僵不能言公急沃以水乃甦人以為孝感公貴累贈曾大父大父父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配張累封一品夫人少傅滿廕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南部會覃恩廕一子入監讀書及䘏廕凡三而長子與周舉進士為祠部郎次與齊又以公歸之明年舉于鄉福德恭隆延及胤嗣天之所以報施善人亦厚矣公生正德丙子二月十八日卒萬曆庚辰正月一日年六十有五子男四長即祠部君與周次即舉人與齊次與

文與武興周娶湖廣少參朱逢表女興齊娶太僕丞秦致恭女興文聘封川令陶昶女興武聘吳大泰國倫女女四人長適舉人毛如綸次適諸生蕭如蓖次適諸生常任次尚幼孫男一人嗣簡興周出聘延郡丞屠炳言女銘曰和風卿雲淑氣清晶維公之表岱嶽崚嶒溟渤澄泓維公之中濟若水火張若琴瑟瞀而調之海宇以謐知幾引疾消搖嵩舒令終維始身名乃完羽葆鼓吹高墳峩峩懸諸日月公名不磨

墓誌銘

明故勅封劉安人墓誌銘代作

余蓋與同邑太史張公元忭連姻太史有道霞爽人也歲辛未太史以廷試第一人官翰林之二年而喪其先大夫問卿內山公又五年而安人劉又見背太史至性純孝泣血嘔心衔道傷之乃自艸狀而乞銘于余余與太史生同邑屋復忝同心而又重之以女蘿之好余而不銘安人誰當銘者按狀安人姓劉氏處士東山翁曉之長女也處士爲人嚴重耿介不妄取與事後毋及撫若弟以孝友聞安人自幼婉嫕不

凡屢士受之載詢載卜以字内山公年十七歸焉婦道甚習當是時先大父封驗封公好義務施嘗日不給而處士家故能安人歸奩具頗戚悉毀易以佐朝夕而身縞衣練裙有桓氏風内山公爲儒生以貧故終歲館于外安人獨持門戸力拮据滫瀡上奉翁姑而下乳太史甚劬其後内山公旣貴太史復列在近侍家寖浸用昌而安人儉素如故食必脱粟衣必重澣以無忘拮据滫瀡時姑趙不禄時内山公方成進士京師一切含殮安人獨身任之巨細以禮權擧欲

絕後歲伏臘念姑趙未嘗不嗚咽流涕見者爲之動
容內出公以祠部郎入典制誥秩近清華而散局不
率事安人處之怡然勸公任眞其推分而絕躁競之心
巳而再遷儀制時　世宗皇帝英明多事數舉鴻典
公以淹通夙儒仰贊大宗伯擘畫日不暇給而安人
家益務簡靜使公得一意講國家章程公之爲儀
制最有聲則安人之內助有力焉久之公以臬副視
學全楚遷江西叅政明年左遷雲南憲副奉命征武
定叛酋出奇擣虛斬馘逐北還其俘虜遂定滇南以

功選甘肅行太僕卿而忌者肆為譸張文致公遂就逮太史扶掖倉皇治爇里裝特公以積勞被病安人涕泣慰公曰古勞臣烈士以功積離冤抑若伏波將軍雲中守魏尚陳子公者不少暫被掩沕而其事卒明願公寬之忌者廉公罪狀無所得然猶坐廢公歸而築鏡波館湖上徜徉爲終焉計安人進賀公曰公勤渠中外憂讒蒙詬有年今日湖山落公手消搖雲霞是忌者所賜也明年辛未太史對公車及第待詔金馬門明年上書訟公冤有詔特原之人曰内山公

功高見在不旋踵而其子遂大魁天下所以報也噫謂天道遠乎安人獨有憂色曰神理惡盈物戒多取兒盈而取多矣不持之將有後憂身逾益甘澹泊而日勉太史以立身報主又明年太史以星變章疏將上恐駭其父母匿不以聞從知而告之故安人自若曰兒蒙主上恩重義存指麾吾復何憂已而疏入不報安人則垂涕謂太史曰汝父甫脫于風波老矣柰何復越位蹈不測以爲老父憂未幾而內山公卒安人號曰幸及其身見兒子成名而究亦大白瞑矣其

識見不凡類如此癸未夏太史至自楚爲安人壽及秋病脾太史欲請告安人不可曰見以國慶行而疾請邪且我自度無大恙奈何以王事將毋太史猶遲回安人曰促之不得已遂行抵虎林報疾劇馳歸三日不起矣安人生平奉竺乾教惟謹至是疾劇太史呼謂安人曰毋獨修西方一心不亂此正其時也安人頷之澄心定氣翛然而逝其不墮苦趣可知矣安人從內山公中外勞詬貴而能儉困而不懟始終夷險一稟于大義絕不作人間世兒女子態可不謂賢明

踔厲哉宜其篤生喆人爲有國之寶也太史胸中滿鋒先登秇壇而尤精于性命之學視身服官瞬然不深是安人之教也安人生于正德丙子四月之五日卒于萬曆癸未十二月之二十有五日享年六十有八以內山公貴封安人子三人長即太史元忭娶王氏封安人宜興縣丞大配女次元憬即庠生娶高氏給事中鶴女次元恂娶沈氏貢士大綬女一適任子趙淳卿御史大夫某子皆庶母陳出元忭所生孫一長汝霖國子生娶朱氏少宗伯某之女次汝懋邑庠

生娶王氏庠生應禎女孫女一許聘范某黃州府知府可奇仲子曾孫五燿芳燦芳炳芳焴芳汝霖所生㶇芳孫女二汝懋所生將以某月某日奉安人柩合內山公葬于天柱山之官山嶼而余爲之銘曰賢哉夫人從夫于官蒙詬冉懟遇桀弗驩盈而持之哲人是覿勞臣弗庸龍蛇興伏闢騶必章明于天道煌煌令子王積黃流揚鑣雲路獵纓九州世徵毋訓敬姜其儔太史握節白楚歸壽堂上樂作進爵襮卣願無還闕留侍左右毋曰駪駪豈遑將毋遣而疾劇中道

還奔屬纊猶誠夙夜惟寅奉道天竺無廢人倫神爽不亂遺垢離塵

吳孺人墓誌銘

吳孺人者余鄉張大司馬公次夫人公子邦侗孺愿毋也余受知司馬公童牙蓋余貌白皙文弱而神王相者謂是清羸不揚而公奇之余文故跌宕主者按劍而公知之每奏一篇泠然獨賞余為人落落穆穆遊于人外檢柙之士不附而公獨喜其踈揚難哉公之即世余抱國士之痛良深而又數從公子邦侗遊

邦侗爲人温美如琳瑯蓋自其長君高才豪有氣而邦侗與次君則以儒雅聞里中須公諸子彬彬有王謝門風公配陳夫人稱賢明而吳孺人又賢孺人之先爲宋侍郎吳公孫父春山公業儒與司馬公爲布衣交相驩孺人生而婉嫕不凡讀書輒了大義春山公愛之不輕字里中兒公既貴求所以佐陳夫人蒸嘗者聞春山公女賢而又以徽特相歡故娶孺人上以承事公及陳夫人而下和其諸姒甚得司馬公心宦轍所至孺人亡不從閨門之教不嚴而肅比司馬

公歸老湖上主盟斯文士奉盤匜而進御者如雲公
傾身接引供具豐嘉多取給孺人咄嗟而辦公博大
爽塏好周故人賓客旁待公舉火者甚衆孺人善推
幽體率不以煩公春山公早世遺兩孤子子孺人母
育之迨以成立僮奴子指撫之咸有恩愛異母子一
如己子及邦侗稍長就外傅孺人則教之折節下士
以砥礪成名而又時時勑其慎交與所與賢豪長者
禮鄭重惟謹輕俊浮佻之夫雖及其門無為通以故
邦侗文行踔厲清聲斐然孺人之教也孺人既病而

邦侗且從有司省試念孺人不欲行孺人曰生死命也而母不死復何憂脫必死者而郎朝夕侍牀第能世乎賢如介推求氏豈其有官若以先公之靈獲一儁南國亦門祚之福也于是邦侗行就試畢急返返則孺人捐館舍三日矣邦侗以母終不及含殮也為之呼天泣血不欲生者久之按孺人所處微難而能使上下雍肅無間言以大人長者教其子絕不為沾沾兒女小仁既病遣其子就試語明于生死之際近違矣所謂讀書而差了大義者耶此可與古敬姜與

姬齊德周伯仁之母又何足爲孺人道哉孺人生一子郎邦侗郡諸生娶黃氏生孫男一子朝聘毛孫女一許楊生于嘉靖癸巳年正月十二日卒于萬曆壬午年八月十五日享年五十銘曰司馬名德孺人相之婉矣卷耳懷哉蘩斯惟雍惟穆以倡諸姬歷中外相從馬鐘高門華筏母以儉先縞衣練裙桓之佐宜賓廚豐腆口不食鮮舉火三百母有勞焉歿生大矣謂如朝露孺人曰嘻不戀不怖以備女史千載是

明故錦衣菴泉秉公暨配安人劉氏合葬墓誌銘

不佞承乏南宮與粟老廉可仕遊甚驩孝廉人倫之儁氣溫而行莊文辭藻蔚卓有時名卽諸昆弟彬彬咸玉瓚黃流之品也歲甲申夏其父菴泉公卒于家可仕偕其兄太學君可學持余友董伯念所爲狀乞銘不佞不佞自與孝廉善都人士往往爲余曰孝廉兄弟及其父菴泉公賢不置蓋菴泉公起田間教諸子與子文行敦厖倜儻號長者諸子生而才而咸好義經財傾身下士士雲附焉以故粟氏之賢在燕趙間其著不佞旣交驩孝廉兄弟而又雅知粟公賢卽

義固當銘公按狀栗公諱昇字顯夫別號蓉泉其先河間之任丘人公始移家京師公父字毋毋黃氏字之先德德之先林世農家淳朴至守始知向學習文公即不廢農顧讀書好覽觀古傳記識往事間與人談今古娓娓率中竅䆮事成敗若指掌生平善善惡惡喜成人美而要歸于厚為人長不逾中人而方面大耳眉目朗秀望之魁然幼時遇道士田間年可七十偕歸跣足神氣軒舉執公手曰君雖秉耒終非常儔中人後十五年當富貴子孫賢而有顯者言訖徑去

如飛公心蓋知道士非常人也年二十而娶安人劉
氏良家女有婦德公兄晨以吏事留都下公與安人
悉力問父若母甘毳家貧歲大饑與父出糴于眞定
道過胠篋者弓矢相向欲掠其子母錢公曰此老人
吾父吾所以走他郡貿米者為父爾吾轉溝壑無恨
如老父何聲淚俱下盜感而舍之去盜亦有人心哉
乃公之孝實感之矣又歲大疫公大母及父及季弟
俱病公與安人亦病猶力疾周旋湯藥無何大母父
及季弟相繼卒公慷慨流涕曰天禍栗氏深矣吾家

世有陰德而神理奈何若此兄留京師所不減栗氏者事在我于是又力疾找血治三喪雖殆危中成禮并井比兄歸而窘甚會秀方藝公即推所獲分給兄鄉里領義焉歲丙辰以長子旺中貴奉母黃如京師乃入籍為司隸校尉累功遷錦衣百戶錦衣自昔號金吾緹騎俗尚豪貴相高多所睥睨公師儉德恂恂書生謙和下人不及于汰至白屋寒畯尤多德公者居恒庭訓諸子曰夫學者炬也人不學是冥行擿埴炬一室之內倀倀焉余以貧而業農廢學然炬時耕

考鏡古今乃者家幸弛于負擔諸子失時不學則孤
豚飽爾于是諸子咸奮于學即中貴雖亦讀書了大
義明習國家典故在貂璫中雅有賢聲嘗爲　朝廷
司管鑰他璫因以爲利可至鉅萬而旺恭身潔已秋
毫無所濡沫服公教也公天性寬仁好施安人及諸
子體公意咸喜急人之難人以窮來歸所以給之者
惟力是視有飢不能活者待以舉火喪不能治者待
以襄事或與人共利諸子爭爲推讓曰夫利者身外
長物也寧能以阿堵故損吾居身之珍安人事姑黄

極孝安人以疾先卒黃痛幾絕曰家方貧困時君勤
苦奉我一旦小康輒先舍我去我何用獨生爲聞者
爲之酸鼻其得姑心如此萬曆癸酉黃亦尋卒公居
喪毀瘠歸葬祖塋之旁戊寅公實授昭信校尉贈父
如其官贈母黃氏安人公家既稍起晚年益與客觴
咏逍遙曰長安多大家戚里朱輪華轂吾家黔婁爾
然方之負襁傴僂困阨時天壤乎此之不足而曰
有盈心天道不予也令子孫必待我而衣食者我復
何待邪而諸子彼賢人不貽公憂壬午歲季子可仕

舉鄉試高等而後公愉快可知也踰年公以病伏枕數月卒卒之日神氣澄寧脩然而逝公其天性近道而了生死者邪世人齷齪貧賤汚池其身萎薾無復丈夫子氣一旦得意不勝其矜詡之心汰而敗度何厭之有是所失之者也公食貧好義困無悱心晚景知止盛無盈氣達哉處興衰之際宜其去來無碍動得脩然卽少時爲異人所物色豈偶哉不然胡其言之驗也公以安人殁後繼娶張氏張亦婉淑撫安人子如巳子曷不肅雍公刑小之化足多云公生正德

壬申二月十五日卒萬曆甲申三月十八日享年若
干安人生正德癸酉九月三日卒隆慶戊辰八月二
十五日享年若干丈夫子八長旺中貴提督　孝陵
次可學次可中國子生次可仕舉人次可任校尉俱
安人出次可大可教可嘉俱側室李氏出女三人一
適國子生王化民安人出先卒一張氏出一李氏出
孫十八長逢春庠生次長春次芳春次陽春次萬春
次崇春次同春次元春次際春次兆春孫女二人曾
孫女一人將以某月某日合葬某山之陽而求爲

之銘曰懸鶉茹藿公之田疇而𣗳而饁夫婦賓焉一
鬃其雨一犁其壓樵人牧吹上皇之年錦衣美食公
之輦轂出有文馬入有華屋蒙上寵靈日惕以恩勉
哉德議厥其止足晚節逆生爲園徜徉惟賓惟朋以
詠以觴以畢天年元和無傷何以方公鹿門襄陽